

和谐人性的闪光

——看余华小说中的人和物

杨国艺^①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 在余华的小说中, 他把人进行物化, 使人具有物质性存在的一面, 同时又把物进行人化, 使物具有人的精神性的一面。人和物在其小说中取得同等的地位, 最终构成一种和谐存在的关系。

关键词: 余华小说; 物化; 人化; 和谐人性

余华无疑是先锋小说的杰出代表, 他所进行的先锋性写作让许多的批评家刮目相看。他们借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批评话语的同时, 更将其与鲁迅精神和五四的启蒙话语相联系。由此可见对于余华作品有着多重性解释。本文通过对《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古典爱情》《偶然事件》《祖先》《活着》等作品的解读, 认为余华的小说对于人和物有着不同于以往小说的关注, 这种关注体现出余华对于和谐人性的追求。

传统小说中往往过分看重人(即通常所说的人物), 而忽略了和人同时出现的还有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物。事实上存在这样的情况: 写到人的时候, 可能写到这人的衣着, 此时衣服作为物与人同时出现; 可能写到人走在马路上时对周围环境的观察, 此时路边的树作为物与人同时出现; 当一个人独坐孤室, 屋中的椅子桌子等等与人共存……可见在写到人的时候, 物是无法回避的存在, 它们与人息息相关。这里说的物, 指除人之外生存世界中的其它存在, 不仅包括我们通过生产劳动得到的衣服裤子桌子椅子之类, 还包括树木花草猫狗牛羊, 甚至包括自然中的阳光雨露山川河流。余华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之处就是对物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并且把物提到了和人相同的地位。在 1989 年的创作谈中他这样说: “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 比河流, 阳光, 树叶, 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和河流, 阳光等一样,

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1]287}这段话表面看来说的是人和物在作品中一样的不重要, 仅只是作为道具而存在, 其实不然。就其 1989 年以前的许多作品而言, 余华要表现的是世界中的“欲望”, 人和物同为这个主题服务。世界的欲望存在于人和物的复杂关系之中, 要表现欲望主题, 人和物都同等重要。因此, “道具”说恰恰体现了余华对人的重视, 同时把物纳入了自己的视野, 且赋予物与人同等重要的地位。正是这种对待人和物的态度, 使他的小说中出现了人的物化现象和物的人化现象。这些现象在他早期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 随着作者写作的深入, 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活着》等体现出回归现实倾向的作品中, 人和物出现了和谐的共存关系。人和物在作品中便不再简单地只是作为“道具”来体现“欲望”的主题, 它们在作品中受到作者深刻的关怀, 共同的存在中已体现出和谐的人性之光。

一 从小说的语言叙述看人的物化和物的人化 (一) 人的物化

人的物化一般地是指自 17 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 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 人迷失在自身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中, 使物质的东西在生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价值位置, 人本身变成其占有物的一部分, 失去了精神的独立性, 成为物的表征。在余华的小说中, 也存在人的物化现象。这种人的物化与上述概念有相同的一点, 即人具有物的

① 收稿日期: 2007-10-22

作者简介: 杨国艺, 女, 湖北利川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特征。不同的是它从哲学的角度认为:人作为世界存在的一部分,具有物质性存在的一面,因而人具有物的特征。

这种人的物化现象首先体现在小说的人名中。人在小说中被叙述到的时候,名通常是人不可缺少的标签。人名中通常包含着与家族相关的姓和表示作为独立个体的名,是区别于任何其他个体的特别指称,它在小说中除了作为完成叙述的必要之外,还常常富含深刻的意味。作家常常富有深意地为小说中的人物取名。如鲁迅小说中的“夏瑜”(《药》)、“孔乙己”(《孔乙己》)。前者富于象征意味,与小说内容相联系具有一种深切的悲剧感;后者含有讽刺意味,与人物命运相联系具有浓厚的凄凉感。而在余华的小说中,人被简单的命名,甚至没有名,只用一些简单的称呼作为代替。我们也就不再可能从人名上去追寻与小说内容或者人物命运相关的深刻意味。小说《世事如烟》存在如下三组人物:

(1) 7 4 3 6 2。

(2) 7的妻子、4的父亲、3的孙子、6的女儿。

(3) 司机、接生婆、算命先生;瞎子;灰衣女人、羊皮茄克男人。

“‘名’已经不再是具有人格特征的自我的指称,不过是叙述人为了完成其叙述而使用的道具而已,最多只是作为叙述的一些钮结。”^{[2] 161}第一组用阿拉伯数字给小说中的人命名,似乎确实只是为了完成叙述而使用的道具;第二组和第三组纯粹就是没有名字,第二组用人在家庭中的伦理地位取代人名,第三组用职业身份(司机、接生婆、算命先生)和人的身体特征(瞎子),甚至是人的服饰和性别的组合(灰衣女人、羊皮茄克男人)简单的就代替了名字。在以往的小说中,对于非重要人物的处理,第二三组的命名情况也是有所出现的。而在余华的小说中,是大量的出现。本篇小说中找不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这种现象被批评家称为“失名的绝对状态”和“失名的边缘状态”^{[2] 162}“失明”意味着失去人本身的个性特征。这与玫瑰花只是玫瑰花,它不因为这是这一朵而具有不同于其它玫瑰花的可单独使用的名字具有相同的情况。人在这里已经失去了作为自己的名称,只拥有类的特点——那就是“人”。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人已经物化。

如果说上述把人物化的手法采用的是使人失去作为彰显个性的名字以此获得和物一样只具有

类的共性的话,下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在对这些“失明”者进行具体描写时采用比喻的修辞手法使人和物的相似性进一步强化。换句话说,人的物化现象可以进一步体现在小说中对人进行具体描写时的修辞手法的运用上。首先来看《难逃劫数》中的四个例子:

(1) 所有的朋友都来了,他们像一堆垃圾一样聚集在东山的婚礼上。

(2) 聚集在东山婚礼上的那群人像是被狂风吹散似的走了。沙子是第一个出门的,他出去时晃悠悠像一片败叶,而紧随其后森林那僵硬的走姿无疑是一根枯枝的形象。……东山感到婚礼已经结束,所以他也摇晃地站起来,朝那扇半掩的门走去。他走去时的模样很像一条挂在风中的裤子。

(3) ……沙子像一片树叶似的在那里悄无声息地飘来飘去。

(4) ……但在场所有的人都发现了她的两条手臂像什么,像是狂风里瑟瑟摇晃的枯树枝。

我们通常所注意到的是上述例子加横线的部分都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然而本文更愿意说成是一种“拟物”,即把人当作物来写。把人跟“垃圾”、“败叶”、“枯枝”、“裤子”等物紧密放在一起,用物的特征来说人,这在余华的小说中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形象描述而采用的修辞手法,从更深层次看来,是具有把人物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我们还可以在他另外的一些小说中看到。如《往事与刑罚》中有这样的句子:“台下的人像水一样流上台来,完成控诉之后又从另一端流了下去。”这里把人群涌到台上的情景跟水的流动相联系。同样在《偶然事件》也存在此类现象:“一位女侍从身旁过去,臀部被黑色的布料紧紧围困,走去时像一只挂在树枝上的苹果,晃悠悠。”这里把女人的臀部想成是树枝上的苹果。在余华的很多小说中都会发现这样的比喻。看似是对一种修辞手法的偏爱,却反映出作者对人的物质性一面的关注。

(二) 物的人化

物作为世界存在的一部分,与人息息相关。当人把物纳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时,物具有了人的精神性存在的一面,因而具有了人的特征。这就是物的人化。

要使物具有人的特征,物处于叙述中的地位必须得到重视。这从作者叙述时采用的描写点可以看出物在小说叙述中其地位并不比人低。在

《偶然事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一只高脚杯由一只指甲血红的手安排到玻璃柜上,一只圆形的酒瓶开始倾斜,于是暗红色的液体浸入酒杯。……”

作者所描写的是女侍放酒杯然后拿酒瓶再倒酒的情景。然而他并没有把描写点放在人上,关注的却是物。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只高脚杯”被“安排到玻璃柜上”,“一只圆形的酒瓶”的“倾斜”,以及“暗红色液体”的“浸入”。这打破了以往小说中重人而总是从人着手进行描写的惯例,而把物放在了视野的中心位置使得我们的眼里看到的只能是物,人作为他者隐于物的后面。这显然取得了不同于一般小说描写的效果,同时又轻而易举的把物在叙述中的地位进行了提升。这种提升在该篇小说的另外两处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不防列举如下:

(1)陈河站在砚池公寓下的街道上,他和一棵树站在一起。

(2)老板和香烟、咖啡、酒坐在一起,毫无表情地望着自己的“峡谷”。

“和一棵树站在一起”或者“和香烟、咖啡、酒坐在一起”的人显然跟“树”、“香烟”、“咖啡”和“酒”属同一类,那就是作为同一世界共在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人不再因具有理性精神而高傲地居于万物之上,而与共生于此世界中的物都是平等的存在。不管这些物是自在自然中原有的存在,还是人经过了自己的劳动创造出的存在,在小说中它们都与人享有相同的地位,和人在生命的感受上息息相通。基于这样的理解,当小说中用到拟人的手法对物进行描写时,就不仅仅只是修辞上的意义了。下面就拟人手法在小说中的运用进行更多的考察。首先是《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的句子:

“裤子是昨晚睡觉时脱的,现在我很后悔昨晚把它往椅子上扔时扔得太轻率,以至此刻它很狼狈地耷拉着,我的衣服也是那模样。”

这里“我”与“裤子”和“衣服”显然都是处于相同的地位。并且“很狼狈地耷拉着”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使得物带上了人的特征。拟人的手法通常是赋予物人的特征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再看《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句子:

(1)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丧气,它趴在地上。

(2)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它遍体鳞伤

地趴在那里,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

(3)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

(4)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的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

汽车的“垂头丧气”与“遍体鳞伤”无疑是“我”的景况的写照;“汽车”的“无限悲伤”与“浑身冰凉”肯定也是和“我”的感受相通;“汽车”的“心窝”“健全”与“暖和”也可视为是对“我”的隐射。个体生命感觉与物——我们通常以我们固有的经验认定为没有生命或者有生命而不具有丰富感觉的东西息息相关,甚至在关于生命遭遇的感受上如此的一致。在把物赋予人的感觉感受时孤独个体借此得到慰藉。被自己的同类戏弄,处于荒诞境遇中的人却与物在小说的叙述中构成了一种温暖的和谐关系。

以上是从小说语言叙述的层面看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上面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才将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分开进行解析,在小说中,这两种现象是同时共存的。人被物化的同时可能也正好体现了物的人化过程,它们是相互转化的。

二 从小说的叙述内容看人和物的和谐关系
人的物化降低了人的存在地位使其展示出具有物质性的一面,物的人化提升物的存在地位使其具有精神性的一面。人和物在获得相同地位时构成一种和谐的存在。余华 20世纪 80年代的多数作品偏重于把人物化或者把物人化,1989年后的作品中,这种人和物和谐的和谐存在才真正出现。以《祖先》和《活着》为典型。

《祖先》看作是对人与动物和谐生存的呼唤。“祖先”从古老的树林中走过漫长的时间来到还是婴儿的“我”的身边,“我”对“祖先”有着出于天性的好感,而且与之和谐相处。然而成人们以人类自私的心态进行揣度,把“祖先”看作巨大的威胁而进行攻击。仓促离去的“祖先”几年后又重新来到“我”的身边时,小说这样写到:“我看到了那个浑身长满黑毛的家伙,应该说我是第二次看到他,但我的记忆早已模糊一片。他摇摆着宽大的身体朝我走来,就是因为他的来到才使周围出现这样的恐慌。我感到了莫名的兴奋,他的吼叫仿佛是表演一样令我愉快。我笑嘻嘻地看着朝我走来的黑家伙,他滚圆的大眼睛向我眨了眨,似乎

我们是久别重逢那样。我的笑使他露出了白牙,我知道他也在向我笑。我高兴地举起双手向他挥起来,他也举起双手挥了挥。那两条粗壮的胳膊一挥,他宽大的身体就剧烈摇晃了。他的模样逗得我咯咯大笑。他就这样走近了我,他使劲向我挥手。我看了又看似乎明白他是要我站起来,我就拍拍身边的青草,让他坐下,和我坐在一起。他挥着手,我拍着地,这么持续了一会,他真的在我身旁坐下了,伸过来毛茸茸的手臂按住了我的脑袋。我伸手去摸他腿上的黑毛。毛又粗又硬,像是冬天里干枯了的茅草。……”“我”对于“祖先”“久别重逢”似的亲热情感展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友好。然而,人类根深蒂固的对于异类的排斥把友好的“祖先”杀戮了,并且还家家户户燃起炊烟煮了他的肉吃。那个刚来村里不久的年轻教师指责他们是禽兽和畜生,却无人理睬。只有作为孩童的“我”流了眼泪。文章的最后上演了一场人类对于动物的大屠杀,面对人类毫无同情之心的枪声,祖先们退回了树林。

《祖先》从反面的角度提出了人与其他物种和谐共存的话题,《活着》则从正面的角度给出了人对于动物富于同情心的范例。这里有两个人和动物之间的故事。第一个是有庆与两头羊的故事。家里养两头羊全靠有庆割草来喂。羊被充公以后有庆照样去喂,又很担心被杀掉。后来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把羊卖掉了。有庆对羊的痴爱无疑让大人都受到感动。他把羊当作了自己的伙伴。第二个是福贵与老牛的故事。老了的福贵在亲人一个个离去之后,从屠宰场买了在屠刀下伤心流泪的老牛。福贵认为“牛是半个人,它能替我干活,闲下来时我也有个伴,心里闷了就和它说说话。牵着它去水边吃草,就跟拉着个孩子似的。”福贵确实把牛当成了人来对待,他为牛取了和自己一样的名字,觉得老牛跟自己很像。小说的开头和最后展示了两幅老人与老牛共同劳动的和谐图画。老人与老牛,已经不分彼此了。童年生活

极其艰难的有庆在与羊的深厚感情中得到极大的宽慰。福贵历经变故后坚强的忍耐力在与牛的亲切相处中得以彰显。人和物在生存的命运中有着扯不断的联系。那么人将自己的同情之心投注到物上并和物和谐相处无疑具有一种人性的光辉。

以上通过小说的语言叙述和叙述内容两个层面分析了余华小说中人和物关系。余华在他的创作谈中这样说:“……我开始重新思考世界里的一切关系:人与人、人与现实、房屋与街道、树木与河流等等。这些关系如一张错综复杂的网。……于是我发现了世界赋予人与自然的命运。人的命运,房屋、街道、树木、河流的命运。世界自身的规律便体现在这命运之中,世界里那不可捉摸的一部分开始显露其光辉。”^{[1]286}这种重新思考的结果便是以一种先锋的姿态颠覆了传统小说中人与物的关系:他把人的物质性的一面尽情展示出来,又赋予物人的精神性的一面,把人和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叙述。这种对待人和物的态度使余华的小说最终追求到了传统一直提倡然而始终难以达到的人和物的和谐共存。只有当人和物和谐共存时,“世界里那不可捉摸的一部分”才能够“显露其光辉”。当我们放下自以为是的高傲的理性,带着理解和悲悯的情怀重新看待这个世界,万物皆与我们共存,与我们共享世界的时间与空间。作为万物之一,我们并没有永远的优势可以高居于一切物之上。当我们看到此在的人时,请同时关注此在物。

参考文献:

- [1] 余华. 虚伪的作品[M]/余华作品集:第2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2] 何言红.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自我”[M]/张国义. 生存游戏的水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黄声波)

in Fishing Rock, one can probe the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of the writers in the two times of great peace and prosperity.

Key words four outstanding scholars in Early Tang Dynasty; prose; Fu Wen; Fu difference

(13) **The Harmony of Human and the Material World in YU Hua's Novels** YANG Guoyi(084)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YU Hua's novel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materialized human world, the humanized material world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them.

Key words materialized; humanized; harmony; human nature

(14) **Pressure and Its Adjustment on the Part of College Teacher** HUANG Ciyi(095)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ffairs, Z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Pressure is a common social-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In education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reform, college teachers face great pressure, the source of which can be found in the change of their life style, working contents,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concern for their public image, and also has to do with personal pressure experiences. Properly adjusted, pressure can be more of a motivating force of action than a hindrance to it.

Key words college teacher; pressure; source of pressure; adjustment

(15) **Analysis to the causes of the burnout under the reform of foundational curriculum**

SHEN Han(099)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ffairs, Z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By investigating over 500 junior and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with the internationally confirmed inventory—MBI, we found that it is the general existence of the teacher burnout that influences the running reform of foundational curriculum and the enforc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adversely. The causes of the burnout are concerned with the big challenge to the teacher's knowledge, ability, occupational conversion and over burden.

Key words teacher; burnout; curriculum reform

(英文译校: 文爱军 李晓鸿)